

美術教育 就是生活的 成果報告

— 鄭明進專訪

An Interview with M. J. Jeng



鄭明進老師解說兒童圖畫情形

廖翎吟

Ling-Yin LIAO

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

從事兒童美術的教學和研究，鄭明進老師對於推動藝術教育的精神與執著一直不變；早年對於美術教育累積豐富的經驗和知識，退休後仍繼續推廣圖畫書與大眾美術教育。鄭老師於民國三十八年(1949)進入台北師範藝術科就讀，踏上美術教育之路；畢業後進入國小服務，民國六十六年(1977)服務滿二十五年退休，期間除了教學之外，也積極投入兒童美術教育工作，民國四十六年(1957)和友人共同成立了「今日兒童美術教育研究會」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從事研究、著書的工作，早期研究兒童繪畫心理發展，在民國六十二年(1973)出版了《怎樣瞭解幼兒畫》；還親自赴海外研習，如民國五十七年(1968)代表中華民國赴日本東京參加「第一屆亞洲國際美術教育會議」。目前他仍持續地教學與著作。

教育理念

鄭老師以他在美術教育方面豐富的經驗，認為藝術教育要從生活做起，在生活教育、美術教學及九年一貫新課程方面提出看法。

由於小時候日本式的教育，培養了鄭老師重視生活教育的態度，現在和過去的兒童很大的差異在於生活形態的不同，他認為應從生活教育改造。他回憶起小學時一個深刻的經驗：「同學在學校裡的菜園一起種稻！我一生中記得最清楚就是我們的稻米拿去碾米廠碾好了以後，做成飯糰，現在還記得，那個是最好吃的飯糰，這就是勤勞教育。做好生活教育的條件是家長應該受教育，這樣才是治本，要使得台灣的教育正常化，我想是媽媽的教育比老師的教育還重要，媽媽把

孩子教得好的話，送到學校，老師就是教他們一種團體生活。」

在美術教學方面，鄭老師認為了解兒童繪畫發展的特徵是教學上很重要的基礎，他說：「要了解每一個年齡層的小朋友他們畫畫的特徵，畫畫不只是小朋友畫一張好畫，而是這個活動讓小朋友心裡得到紓解，心情上的壓抑會表現出來。畫畫會從色彩方面來刺激小朋友，使得他們比較有色感。有時要教設計，就是不以純想像或是寫生，而是跳開來讓小朋友用另一種心情畫。例如用暖色系來組織一些有趣的圖案，這些圖案不是生活裡面的，而是自己組合起來的，有人說這是抽象畫，也不一定算，就是一種構成組合，所以設計就是想像畫跟寫生畫之外的另一種教學。我們把圖案設計叫做設計教學(Design)，是從歐洲來的一種想

法，像是德國的包浩斯。教學除了重視兒童繪畫的心理發展與表現特徵之外，就是誘導他們慢慢形成這種生活設計的概念。早期的教材平面的部分做得多，比較缺乏雕塑的教學，主要原因是學校很難取得這類材料，兒童應該有更多的機會玩黏土做造型，以前我們小的時候很容易就拿到田裡面的泥土，可是後來都沒有了，這一點後來在台北市已慢慢改善了。」

談到當前九年一貫課程的問題時，鄭老師表示：「我比較擔心的是課程改了，師範教育本身沒有跟著改變的話，這些學生畢業以後看到那些東西不曉得怎麼教，設計出來的教案就有問題。當然教改的目標很清楚，就是整個教育不要像以前科目式或者單元式的，要互相融合，可是一融進去，有的人就會擔心將來恐怕連美術都不要教了，都不要畫畫了。其實不論是自然或生活上的教育，小朋友就是要能畫會寫，這兩樣結合成一個報告。教育最後要清楚小朋友想要表現什麼，老師給他什麼，社會給他什麼，媽媽給他什麼；而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留有痕跡，他每天寫出來畫出來的東西是什麼，這些就是檢驗教學的『鎖』。不要把美術教育看得非常難，因為『美術教育就是生活的成果報告』。其實透過一般的級任老師，在課堂裡把自然、社會這些教學整個融進去，學習報告就用畫圖來表現，美術因此融入到生活科學裡面，這樣的話美術就不會變成單獨了。」

鄭老師也從研究中探討當前藝術教育的問題。他說：「最近研究歐美各國的圖畫書，我才發現他們在幼兒跟小學的教育中，

把科學當做是自然科學；美術音樂則放在人文科學裡面，是必修的，美術就是一門科學教育。把美術當做是一個副科，可能是東方思想中的落差，認為美術是額外的、附帶的東西，這是錯誤的觀念！在西方的生活裡面，美術有非常高的地位，歷代的美術史留下來的東西就等於是社會史的記錄，所以美術是生活教育裡面最基本的，不要當作是特別的一種教學，藝術、文學以及科學應該成爲一個環。從外國的藝術史來看，他們也不純然都是爲藝術而藝術，有的已經走入社會，他們的藝術有帶動社會的意義。比如美國的普普藝術，完全是跟社會在互動：把可口可樂排起來，把瑪麗蓮夢露透過絹版印出來，就是跟社會發生關係！從這樣的角度來想藝術教育，台灣的藝術教育才有救，要不然會一直侷限在『科目』的困境裡面。」

圖畫書

鄭老師近年來積極從事圖畫書的研究，他說：「最大原因是我從小看過日本的圖畫書一直在我腦海裡面閃爍不停，使得我退休以後就轉進來了。」開始重視圖畫書，是因為教學中的親身體驗，鄭老師提到當時接觸圖畫書的故事：「我從開始教書時發現，除了教小朋友寫生畫以外，什麼都不會教，之前我們對兒童繪畫的心理、繪畫的特徵都不曉得。那時候藝術科學的多半是教材教法，根本沒有談到兒童繪畫的理論，這些是後來從歐洲傳到日本，我們從日本那邊學到的。我發現台灣的兒童在想像力方面比較缺乏，你教他寫生他就看東

西畫，沒有什麼問題，可是想像的東西他畫不出來。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，當時我從日本可以買到一些歐洲直接翻譯的圖畫書，我就在課堂上講解給小朋友聽又看插畫，小朋友看了以後會增加想像力。圖畫書通常有十幾個畫面，故事就透過圖畫去表現，小朋友對故事的掌握變得很具象，也就是說圖畫書帶給小朋友眼睛的刺激。從那個方式來刺激小朋友，在想像方面就表現的好。」

圖畫書能包含的教育內涵在鄭老師看來是非常廣的，且有獨特的教育功用，他說：「圖畫書涵蓋的範圍很廣，從幼兒時期開始，很多小孩子要了解的東西，文化、藝術、科學通通在圖畫書裡面，因為沒有文字或是文字很少，是一個圖像教育。孩子們還未進入小學之前都沒有學文字，所以用圖像讓他們去學習。人有記憶圖像的能力，這是很奇妙的，圖像基本上在幼兒時期就已經發生作用。歐洲人覺得圖像教育很重要，所以圖畫書可以蓬勃的發展。有趣的是兒童會反覆看同樣的圖畫書，大人沒興趣的他會有興趣，像我的一個朋友專門做圖畫書研究，他的孩子看到德國的、歐洲的書，字也不懂，翻一翻以後對他講故事，竟然差不多都有那個意思，不須讀文字，孩子讀圖就講出故事來了。圖畫書以前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童話，然後是民間故事，可是現在圖畫書涵蓋到生活故事，還有科學的，我最近比較傾向講科學圖畫書，其實科學有很多要用圖畫書的形式來表達，讓小朋友更接近，更喜歡科學。」

教師方面

教師在兒童的美術智能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，鄭老師建議：「小學老師第一要知道兒童的繪畫心理發展；第二是了解兒童從繪畫發展他們自己的智慧、知識以及對周遭事物觀察的能力。有時候透過兒童畫可探討這個孩子生活周遭的現象，而不只是以美的角度去看。另外一點，老師的教學要負責，教材如果準備不夠，預先的導入做得不徹底，全班畫起來大概平平的，一看就知道是教不好。假使老師準備很豐富，刺激得很好的話，全班通通很好。不過，有時候我準備了半天，結果教出來小朋友卻不好，有時候我沒有準備，反而有很好的東西出來，這是引起創作動機的功力。」

他回憶起：「有一次朋友從南部來，不跟他聊不行，要上課時我什麼都沒有準備，怎麼辦呢？我就叫小朋友到外面去找五樣東西：最小的東西一個，硬硬的一個，輕輕的一個，拿起來會刺刺的東西一個，然後比較重一點的一個，十分鐘去找回來。回來之後將東西擺在桌子上畫，結果作品全部像寫實畫家畫的，因為他們找的時候很用心地辨認那五個條件，每個人找出來都不一樣，很專注的用鉛筆畫出來，覺得那是我教學最成功的一次，你怎麼說？我自己也很驚訝這麼成功，那一次全部的小朋友都有專注心，簡單講就是觀察力受到刺激，目標就是畫觀察的東西，結果通通很投入地畫出來了。那不是個案，而是老師給孩子的動機和目標很清楚，不會去叫他們想很久想不出東西來，而失去專注心。」



鄭明進老師擁有豐富的兒童圖畫書資料。

對於未來藝術教師的期許，鄭老師也語重心長的表示：「我希望未來小學階段的美術，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畫家在教畫畫。現在師範學校還是有教授專門就是畫畫的，尤其是師大，像是畫家的學校！他們全部都只會畫畫，沒有教育理論，沒有心理發展。台灣的藝術教育是很糟的，尤其到了這個階段，我看日本差不多高中時代的畫，都是有一種思想，不像師範、師大的學生畫出來的作品，從來沒有在畫戀愛、談戀愛或者男女的問題，都只有靜物畫要不然就是人物畫、人體畫。這些師大唸出來的人都要當老師，只會純藝術創作，這樣不對！當然現在有許多是從國外學藝術教育回來的人，多少已經在改變了，但作用並不很大。至於剛畢業的老師，應該要有衝勁，有勇於創新的精神，能夠先在較鄉下的學校任教，比較能夠實現理想。我們當老師時，比起現在老師還要自動，老師們自己會組織、互相研究，我們那一代的人都懂得日語，日本剛好戰後，發現歐美的美術教育成功，就把它翻譯過來，日本的雜誌、美術教育觀念的書我們看

得懂，是這樣傳進來的，所以那一時期的老師們都有追求知識的見解和意志。」

在訪談的過程中，鄭明進老師不斷提及對於藝術教育要從生活教育做起，由家長來負責，所以家長也需要再教育，這樣才能和學校教育配合；從生活做起，藝術融入生活之中，才能達到真正的理想。鄭老師以自身豐富和深刻的經驗，說明教導兒童美術需要注意兒童的發展，也對未來藝術教育在教師和目標方面表達意見，並且提倡所研究的圖畫書之優點。從這些理念不難看出台灣美術教育發展的脈絡，並了解教師在兒童美術教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鄭老師在藝術教育的許多經驗和建議，對從事藝術教育工作的晚輩，有很深刻的啟示。■

(註：一起參與訪問者有林泱秀、賴淑卿、蕭靜娥及魏志菁。)